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黛斯姑娘

〔英〕哈代 (T. Hardy) 著
严恩椿 译

海三所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五辑：英国美国小说）

◆长篇小说◆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黛斯姑娘

「英」哈代（T.Hardy）著 严恩椿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黛斯姑娘/[英]哈代(T.Hardy)原著;严恩椿译述.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5426-5833-3

I. ①黛… II. ①哈…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548号

黛斯姑娘

著 者/[英]哈代(T.Hardy)
译 者/严恩椿

责任编辑/陈启甸
封面设计/清风
责任校对/江岩
策 划/嘎拉
执 行/取映文化
监 制/姚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电 话/021-22895557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50×900 1/16
字 数/300千字
印 张/21.5
书 号/ISBN 978-7-5426-5833-3/I.1202
定 价/10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英」哈代 (T. Hardy) 著 嚴恩椿 譯

黛斯姑娘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目次

第一時期	小姑娘
第二時期	不再是小姑娘了
第三時期	男女的感應
第四時期	結果
第五時期	女性的付價
第六時期	一個懺悔的人
第七時期	收場

第一時期 小姑娘

一

在五月下半月某天的傍晚，一個中年人從沙斯頓向勃刺克摩爾谷附近的馬洛村走去。他的兩條腿是顫的，他的腳步不知不覺的向着左斜線行去。雖他腦子裏沒有想到特別的事情，而他過一刻兒必定點着頭，似乎他胸中已經肯定了某件事一樣。他臂上掛着一只空的蛋籃。他的帽子的氈布是繃攢的，邊上一條是已經穿破了，他的大姆指便在這窟窿裏把帽脫下或戴上。這時他驀地遇見了一個有年紀的牧師，後者騎在一匹牝馬上哼着。

『好的晚上！』帶籃的走路人說。

『好的晚上！約翰爵士。』牧師回答說。

走路者走了一兩步，停了，又回轉來。

『喂！先生，請你原諒！上次市集日——也這時候——我們在這條路上碰見時，我同你說，「好的晚上，」你也像這樣的回答我，「好的晚上，約翰爵士。」』

『不差的，』牧師說。

『上次之前再有一次，大概在一個月之前吧。』

『我也許也說過的。』

『那末，你屢次稱我約翰爵士究竟是甚麼意思呢？你知道，不過是一個小販約克寶培。』

牧師把馬靠近了一兩步。

『這不過是我忽然想起的。』他猶豫了半晌接着道，『前幾天我爲要編本州志而調查州內的舊門閥的世系的時候，忽然得着一個新發現。我是住在斯塔福脫巷的考古家，脫靈漢牧師。你可知道，寶培，你便是古代寶培維爾世閥的唯一的嫡系。你的上祖是爵士潘琴寶培維爾。他同拿曼王威廉一同來英國，並爲加入羅爾寺一戰的著名騎士。』

『先生，我從前沒有聽到過。』

『但這是真的。你把你的下頷擡起一點兒，使我可以更清楚的看你的半面像。不差的，你這真是寶培維爾的鼻子同下頷，不過稍降卑些罷了。你的上祖便是幫助拿曼狄的貴族埃斯脫蘭馬維拉來征服革刺毛根州的十二個騎士中的一個。你們的族系在英國這一帶都有領邑。他們的名字載入在斯蒂芬王的巴鉢錄中。在約翰王時候，你上祖中有一個曾經將一個整個的食邑送給於霍斯畢泰樓騎士們。在愛德華特二世時代，你的上祖勃利恩被宣召而至威士明斯德開國事會議。在奧利佛克郎威爾時代，你們家的勢力稍衰微了，但到了查理二世時候，你的上祖又因効忠英王而被封爲王家橡樹的騎士。噫！你們家中已累代有過爵士約翰了。倘使爵士的銜是世襲的，像從男爵般，或者像在古代般，那末，你現在的確是爵士約翰了。』

『我想你不是這樣說罷，』小販驕入說，

『簡而言之，』牧師接着結束道，『在英國這一帶幾乎沒有一家可以同你們家相比的。』

『真的嗎？我的眼睛直覺得一耀了，』寶培斐爾特回答說。我一年來一年往的從這根電線幹撞到那根電線幹，似乎在這教區內比我再庸凡的人是沒有了……但究竟關於我的新聞已多久給人知道了，脫靈漢牧師？』

牧師說據他所知道的，寶培維爾的家世已湮沒好久了，便是他的調查也只從去年春天起。那時他想調查幾百年來寶培維爾的興衰，他忽然看見寶培的貨物車上，漆着寶培斐爾特的名字，因之他詳詢他的父親，祖父，而結果正確地得到上說的結語。『最初，』牧師說，『我無心把這一種無用處的新聞通知你。但有時候我們的情感總比我們的判斷力強。我想你對於上述的歷史，自己也許早已經知道一些了。』

「是呀我以前曾經一兩次聽到我的家族在未搬到勃刺克摩爾之前是曾經享受過好日子的但沒有注意以爲所謂好日子者也不過以前曾經有過二匹馬而現在只有一匹罷了。我家裏現有一只舊的大銀匙同一個舊的大印章。但是上帝呀一只銀匙同一個印章究竟能值得甚麼呢？不過聽了你說之後我竟然覺到我是同古代的驕貴的蜜培維爾們是同血系的了。我聽說我的祖父曾經把祕密藏著他不肯說他究竟從甚麼地方搬來的……收師恕我放肆我們蜜培維爾族現在究竟在甚麼地方做家？」

「他處沒有你的族人了。你族在本州是已經絕種了。」

「那是不好的。」

「不差的，你們男系方面已沒有旁的人了。」

「那末我們的祖先葬在那裏呢？」

「他們在蛤麗山底的金斯皮爾地方那裏有一行一行的墓道，上面都裝有以裏白克花崗石做的生像。」

「我們的房屋同財產在那裏呢？」

「那些你們現在已一些都沒有了。」

「田也沒有了嗎？」

「沒有了。不過以前你家有的是太多了，因爲你家像我適才說的，有好幾個支系。比方說，在這州之內，在金斯支爾有你們中一族的產業，此外在休頓，在密爾邦脫，在陸爾斯泰特，在威爾橋。不過這都是以前的話。」

「我們再能把牠們回復嗎？」

「這我可不能說了。」

「先生，你教我甚麼才行呢？」蜜培麥爾特過了一會兒問。

「噯，沒有甚麼，沒有甚麼，不過你自看見了以前有大權威的也有一天要傾覆之後，自己可以知道警惕罷了。我方才所

說的不過對於本地的歷史家同編族譜人有興趣，而與其他是不相干的。現在本州同你一樣住在小屋子的貧民，已有好幾個同你一樣差不多有大名的祖先。好的晚上。』

『但你必須同我去喝一夸脫啤酒，牧師脫靈漢，清泉酒家的酒好——當然，最好的要算老利佛了。』

『不，謝你，寶培斐爾特，今晚不，你也已喝得太多了。』牧師說完，便獨自跨着馬去了。他行時，心中還在想告訴寶培斐特聽這段奇異的掌故究竟是不是鄭重。

牧師去了，寶培斐爾特便一人着魔地走了幾步。他坐在路旁的碧草的岸上，把籃放在他面前。數分鐘後，一個男孩子遠遠地向着寶培斐爾特所走的方向走來。寶培斐爾特向男孩子招一招手，那年輕人也便移快了腳步走近來。

『孩子，把籃拿起來！我要你爲我幹一樁事。』

這個瘦長得像板條般的年輕人皺着眉說，『你是誰，約翰·寶培斐爾特，你竟敢這樣命令我，並叫我爲孩子嗎？你知道我的名字，像我知道你的名字一樣。』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那是秘密——現在你得服從我的命令，把我交給你的口信傳出去……噯，弗萊特，我想我不妨就把我的秘密告訴了你罷。我的祖先原來是貴族。這新聞是我在今天下午才知道的。』寶培斐爾特說完，便坦坦地臥在岸旁的延命菊的叢裏。

那青年站在寶培斐爾特的前面，把臥者從頭到腳看了一下。

臥着的人說，『我是爵士約翰·寶培維爾。我的家世是紀載在歷史裏面。孩子，你可知道有一處地方叫金斯皮爾——

薩勃——哈麗山的？』

『我知道。我前次往哈麗山市集時曾經走過一次。』

『很好，在那處城裏的禮拜堂下面就葬着……』

『那處不是城……至少在我前次經過的時候不是，那裏只是一處淒涼荒索的地方。』

『不要嘮叨了，孩子，這不是我們面前的問題。在哈麗山教區的禮拜堂底下便葬着我的祖宗——幾百個都在那裏，他們都葬在大的鉛棺裏，有盛甲，有珠寶。西薩克斯州內，比我家祖先的骨骼更大更高貴的是沒有的了。』

『噢，噢。』

『現在你拿了這藍到馬洛村去。你在走過清泉酒家時，便吩咐他們立刻替我配一輛馬車來接我。車箱裏你吩咐他們安放一小瓶蜜酒，都可記我的帳。你幹完了，你再趕到我家裏叫我妻子不要再洗衣裳，而專待我回家把新消息同他們說。』

當青年尚在躊躇之時，寶培斐爾特在口袋中取出了一個先令——他所有很少的幾個中的一個——給他說，『這是你的工作的報酬，孩子。』

這頓使青年改變態度了。『是爵士約翰。謝你。有旁的事可効勞嗎？爵士約翰。』

『去同我家說今夜晚餐我要吃油煎羊肉。倘使不能辦，那末用野兔子肉。倘使再不能辦，那末用豬的小臟也行。』

『是爵士約翰。』

青年爲寶培斐爾特拿起了籃子。當他要走的時候，寶培斐爾特聽到村莊那邊吹來的銅樂隊樂聲。他問說，『那是甚麼？難道便是爲着我而奏樂嗎？』

『那是村女們跳舞的音樂，爵士約翰。你老人家的女孩也在那邊舞。』

『是呀！我因想無大事業，所以連那都忘卻了。很好，你快到馬洛村去，叫馬車快來，也許我要去看一看跳舞哩。』

青年走了。寶培斐爾特一人臥等在夕陽照着的延命菊的叢裏。好久沒有人走近他那邊，而只有風中吹來的銅樂隊的輕細的樂聲驚破四圍蔚藍的岑寂的岑寂。

二

馬洛村在勃刺克摩爾谷的東北角。四周是崗槽起伏的山地，雖只同倫敦相差四小時的路程，而旅行客人或風景畫家

很少到那裏去。

最好觀賞全谷風景的方法，便是站在四圍小山的住那一個頂上——夏天的無雨時期也許要除外，而倘使陰雨天旅客在低窪處散步，他一定又要感到泥濘的困難。

這一帶肥沃而四周被山巒障礙着的鄉村——其中的田是永霑着春天的霖雨而不會變黃褐色——南面受高峻的石灰巖包抱。漢勃爾登，褒爾保祿，納脫爾康姆·叨脫，陶革包利，高斯叨，勃勃·鴨毛等峯都像屏障般聳立在那裏。從海岸來的旅行者，走過了二十多英哩的含石灰質的高地同玉蜀黍田，陡然行到了這陡斜面的斷崖的邊緣上，俯看，像一幅地圖在他的腳底般，廣大的鄉村風景，這同他適才經過的風景絕對不同而不免要使他驚奇同忻悅。日光從他後面的小山的缺口照耀到田地上，使下面的風景坦坦蕩蕩地像四周不受包圍的一樣。他可看見白的街巷，用樹枝編的籬笆，同一種無色彩的空氣。谷中的世界似乎格外的小，格外的脆弱。田地不過是一圈一圈籬笆圍繞的小草地；從巖端上望，只見一行一行的籬笆縱橫錯雜地像深綠的網線般鋪在較淺綠的草地上。下面的景色是萎靡的，其空氣帶有像畫家所稱中度的淡青色，而到地平線時一變爲海水的深藍。可耕的地很有限。除了一兩點特殊處之外，谷中的全景可說只是一片廣闊的草地，同無數樹木，他們遮蔭着被較高峻的峯巒所包圍的小山同谿谷。

這一帶鄉村在歷史上，像在地形上，也有其獨有的興趣。勃刺克摩爾谷在古時是叫白牡鹿林。相傳在亨利三世時代，谷人拉陵特的都馬斯把英王所逐的一只美麗的白牡鹿殺死了，因之受重大的罰鍰。在那時，同在比較的近時，這一帶都是森林區。便到現在，我們仍舊可以看出大森林的遺迹，像古橡樹的矮幹，谷的斜坡上的參差不整的林木帶，同各處草地圖裏的一二顆枯幹的古樹。

以前的森林是過去了，但是以前森林的居民習俗現在還有些存在。雖然，古代遺下的風俗中的許多現在已經早換過名字或變相了。比方說，我們方才提起在那下半年舉行的五月舞。村人現在已換名之曰『團舞』了。

馬洛村的年輕的一代，現仍把團舞看爲一件有興致的事情，雖加入的人並不一定覺到這種舞的真興趣。村人們另眼

去看這舞，並不因這舞是歷代傳下來的本地風俗，而因加入這舞的都是女子們。男子們也有同式的跳舞，但也許由於女子的嬌羞。或者由於男子的疎遠，村人們所以特地把女子的團舞視為光榮。現在馬洛村供獻給本地的森林的女神的習俗，只有這團舞一種了。村人們幾百年來不斷的舉行這儀節。這種跳舞，倘使沒有別的益處，至少可以增加村女們的情感與結合。跳舞的人都穿着白衣服，一個古時代遺下的風俗。其意義是把五月同快樂視為一體，因在古時代，村人們還沒有養成壓抑一切情緒為一種平均數的單調的習慣。在現在舉行團舞的那一天，跳舞的人都先要一對一對的列隊繞行全村。在這時候，太陽光把她們的身條照在青的籬笆同農人屋子的牆前面的爬藤草背上，顯出理想同事實是正對映着，因舞者雖一律的着白衣裙，而式那同光潤是沒有二個人同樣的。其中有的是完全漂白的，有的是帶些兒淡青色，有的年大的穿的（也許已經好多年摺在箱籠裏了）是帶着死屍的灰白色，衣樣是屬於佐治王時代。每個婦人同小姑娘在穿一身縞衣服之外，右手再持一根柳條，左手持一掬白鮮花，柳條的折法，同白花的揀選是完全隨各個人自定的。

在這團舞的一羣人中，也有少數中年的同甚而至於老年的婦人們加入。後者的白髮同受時間與勞役的枯萎而有綫紋的臉皮，頓使團舞帶上奇特同悲慘的色彩。從哲學家的眼光看，也許這般有經驗的同嘗盡過辛苦的老年人，比較那般年輕的小姑娘們是更可研究同更可同情。但現在我們姑且把年老的遺下而只注意生命在血脈內熱烈地跳躍的小姑娘們吧。

當然，團舞的人中姑娘們是占大多數。太陽光把她們的雲髮映出為金黃，棕褐，漆黑等各種濃淡的色調。其中有的有天生的美眼睛，有的有天生的美鼻子，有的有天生的美口同美身材，但其一切的美的是很少的。在受到公眾注視的時候，或自己看到自己的衣着的時候，這般小姑娘們的舉止都帶有些牽強。這表明她們是不慣給眾人注意的。

當太陽光照到她們每個的形體時，她們的內心中也各自有一個太陽——她們各自有某種夢，某種熱情，某種心愛物，至少某種悠遠的希望。後者，希望老是這樣的，雖沒有東西去餵飼牠，而依舊是活着，依舊是往前進。所以，團舞中的小姑娘們

都是快樂的，而有的更是跳躍的。

『上帝是上帝！爲甚麼，黛斯。』寶培斐爾特，你的父今天竟然坐了馬車回家呀？』

一個年輕的女子聽到了這喊聲，便掉轉她的頭。她是一個雅靚的同美貌的女子——當然不一定比其他的都美麗，但她那活動而像牡丹花瓣的小口，同那對不受渲染的大眼睛都加增她已有的美麗。她髮上綰一條紅絲帶。在素衣羣中具這樣顯煊的裝飾的只有她一個。當她掉轉頭時，寶培斐爾特正昂坐在清泉酒家的馬車裏，得意地從路旁來。拉轡的是一個把袖擦到肘裏的捲髮女子，她是清泉酒家的使女，有時也充旅舍的馬夫。寶培斐爾特過時，他把背靠在車背上，閉着眼，舉手在頭頂上招搖而說：

『我在金斯皮爾有一偉大的家祠，我那封爵士的祖先們都眠在鉛棺裏。』

圍舞的女人們聽到了都嗤嗤地笑。只有黛斯見她的父親受村人訕笑，不覺有些面熱。

她快說，『他是疲憊了。』他乘馬車回家，因我家的馬今天要休息。』

『上帝祝福你的簡單，黛斯。』她的同舞者說，『你的父是因爲今天在市場上做了好生意呀，哈哈！』

『你若再把他這樣嘲笑，我一步也不同你走了。』黛斯說，她兩頰的暈紅漲滿了全面部同頸項。一閃間，她的眼也濕了，她視到地上去。與她同舞的看她已經窘了，她們便不再多說，依舊列隊向前走去。只是黛斯此後不肯再擡頭，他想她父親所說的究竟是甚麼意思。她便這樣同跳舞的人走進到草地圈，即跳舞場去。但等進了草地圈，她回復常態了。她把手裏的柳枝輕拍與他並肩的人，並且照常談話。

在這樣年齡的黛斯，寶培斐爾特只可說是情緒的結晶，而沒有受到半點經驗的渲染。她雖已經進過了學堂，然有時仍脫不了本地的土音，即一句說完後，再帶着『音。但黛斯說話時，還沒有完全得到發『音的撇唇的習慣。他在說完了，一個字之後，只把下唇擠上到上唇的中部去。

她的舉止依舊帶着孩提時的形態。她在今天跳舞時，雖已充滿了成年女子的姿勢，而仍可看出她的十二歲時的臉龐。

九歲時的眼中的光亮，甚至於五歲時的嘴唇的翕張的曲線。

但是知道黛斯這些的人是很少，知道而考量過這些的人是更少。少數人，大半是不相識的，看見她走過，不免要注視同讚美她活潑，而再心想以後是沒有機會看到她了。她對於住那一個人，只是一個伶俐的，美貌的鄉村女子而已。

自從寶培斐爾特同那女車夫趕的四輪輕馬車走過後，無人再提及他。跳舞也已經正式開始。最初圍舞隊裏沒有男子的，女子們只是女對女舞。但等到田裏的操作時期快過時，村中的男子們，同其他的小販，遊蕩人們都聚集在草地圈外面，似乎要尋一個女伴同舞的樣子。

在這羣看熱鬧的中間有三個上流社會的青年。他們背上都負着小行囊，手裏都拿著結實的行杖。他們面貌的相似。同年歲的依次，使人一望而料到他們是兄弟行。最大的帶白領結，高坎肩，同候補牧師帶的淺綠帽。其次的是大學的高年級生。第三個，即最年輕的，還不容易辨別出他的身分。他的眼睛同服飾都表明他還沒有擇定一定的生活途徑。也許他將來是一個甚麼都要學習的年輕人。

這三個兄弟們在無意中告訴站在他們旁邊的人，說他們現正過着紀念章脫遜假期日子，他們要徒步旅行過勃刺克摩爾谷。起發點是沙斯頓，一路要往西南向去，

他們依在靠官路旁的跳舞場的大門上，問這種跳舞同女子們穿白衣裙的義意。那二個大的不想在這裏多盤桓。但是第三個看見一羣女子沒有男伴跳舞，不覺動了好奇心，他把行囊解下，同行杖一起置在籬笆邊。他去開大門。

『你幹麼安琪兒？』最大的問。

『我想進去同他們混一下。爲甚麼我們不都進去——只一兩分鐘，也不會就延我們過久的。』

『不！不！胡說！』最大的說。『在公衆地方同鄉下女子們跳舞嗎？倘使給人看見了甚麼呢？走罷，不然我們沒有到斯都堡而天已要黑了，這段路中間是沒有寄宿的地方的。我們如真要加入，那末，必定先要讀完上帝不可置議論中的一整章。我把這本書現在還爲你帶在這裏呢。』

『很好；那末，你們請先走；我在三分鐘內準趕上你同哥斯勃脫。你們用不到等我。我給你們允許，說我一定會趕上力克斯。』

二個大的很不願意的讓他們弟弟暫留在這裏而他們自己先前進了，他們代他拿了行囊，使他過一刻趕上來時可以輕便些。

最小的開了門進跳舞場去。

『這樣是真太可惜了！』他看見跳舞有一刻兒停的機會的，便有禮貌地向與他最近的兩三個姑娘們說。『我的親愛的們，你們的舞伴在那裏呢？』

『他們做工還沒有完哩，』最膽壯的一個回答說。『他們過一刻兒就會來。到那時你也來算一個罷！先生。』

『當然要的，不過現在我一個可先來，甚樣？』

『比沒有總好些。』女同女相對着舉步，這真是氣悶。來，請你揀選一個。』

『噓……不要這樣膽大。』一個稍羞怯的女子說。

那青年被女子邀請之後，便瞧了她們一下。但他因見眼前都是生疎的，所以只把最近的一個挑選上。這個姑娘也不是開口同他說話的那一個，也不是黛斯·寶培斐爾特。在這時候世系祖先的骨頭，像紀念碑般的豐功偉績，寶培維爾的家聲，都不能幫助黛斯去打她的生命的仗，甚而至於在這羣最平凡的農女們中不能使她奪到一個男子的舞伴。拿曼的血系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榮華是不相干的。

同青年跳舞的姑娘的姓名沒有傳下。不過那天下午，因她第一個得到男子做舞伴，所以變成其他女子的羨慕同嫉妒的目的。但做表率自有他的感動力。馬洛村的青年農夫們以前只依在大門旁等候的，現在見青年進場而都趕快的跟進來了。過了一刻草地上男女們都成對的跳舞，而即女子中的最平凡的一個此時也不至獨自在男子的旁邊蹣跚了。禮拜堂的鐘敲了。那個青年的學生對與他同舞的說他必須要離開了——在他舞時他已忘掉還有旁的人等着他。當